

第一章 竹马青梅缤纷遇

“妹妹，哈哈，我要抱抱！抱抱！”一个胖胖的小男孩，脸上白白嫩嫩、肉嘟嘟的，流着口水，稚嫩的童音，拉长着调调，伸着那两只肥嘟嘟、油腻腻的小手，向床上躺着的小女孩步步逼近。小男孩鼻间直直挂着两条晶莹的“粉条”，而口水跟粉条，都正在往下流。

“啊！”床上躺着的小女孩惊天动地一声惊叫！

“欣心会开口了吗？”

“是娃娃的叫声！”

“快去看看！来人哪！”

几道不同的抽气声响起，屋子里突然脚步凌乱了起来。南宫夫人（秋月）拖着略带富态的滚圆身子，急急地冲向门口；神医季田与同样心急的逍遥侯南宫老爷（南宫楼）也同时冲向门口。于是，非常搞笑的场面出现了，三个人同时卡在门口，进不去，退不出，后面跟了一堆的丫鬟，想笑不敢笑，只能红着脖子，低着头暗自憋着。

三个人好不容易分开，再次进门的时候，望着在床上熟睡的欣心，相互狐疑地对视了一番，“刚刚，明明听到有女娃娃的惊叫声啊！”

“轩轩，你怎么又把鼻涕弄到妹妹脸上了？”南宫夫人摸了摸南宫轩的头，无奈地笑着帮欣心擦去脸上的污渍。

南宫轩咧着掉了门牙的嘴傻笑，“妹妹，我要抱抱！”

“唉！”

“师妹，你别急，安心身子没问题，开口是迟早的事！”季田拉着南宫夫人的手，意味深长地安慰道。

不过下一秒便被南宫楼拉开，占有性地搂住秋月，脸色非常不善，“姓季的，离我夫人远点儿！”

若不是安心一岁多了，还从不出声哭闹，看过无数的大夫，仍找不出原因，他肯定不会去自找麻烦地把这个江湖神医的情敌请回家，跟他抢老婆、抢女儿。

“姓南宫的，肯定是你作孽太多！”季田不甘示弱地回瞪南宫楼。若不是他一时大意，师妹早就跟他拜堂成亲了，还轮得到这南宫楼什么。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的弱书生，不就是混了个小官当当，就拽成那般模样，简直就是欠抽！

“师兄、相公，你们别吵了！”秋月有些头疼地拧了拧眉心，“安心到底是天生无音，还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白白嫩嫩的小胖子歪着头，咧着嘴，口水直直地朝着安心脸上流下来。

“哇，哇，哇……”安心再次发出简单的单音。

“安心出声了，安心出声了！”秋月激动地抱着南宫楼，喜极而泣。

“啪！”那口水毫不意外地又帮着安心洗脸了，还有些“粉条”。

那对父母沉浸在安心开口的喜悦中，丝毫没有解救她的意思！

“妹妹，我抱抱！”南宫轩慢慢地拖着“粉条”加口水，朝安心伸着手。安心似乎有些戒备地朝着娘亲怀里钻。

“轩轩，你把鼻子擦擦，不要把鼻涕蹭到安心的脸上！”

季田一手抄着南宫轩，一手掏出块帕子，仔细地帮着那小子擦拭干净两条晶莹的“粉条”。

“假惺惺！”爹爹南宫楼不满地冷哼了一下，“姓季的，把我儿子放下！”

“姓南宫的，明天开始，轩轩便开始跟我习武！我带他回灵山！”季田帮南宫轩擦完鼻子，放下他，摸了摸南宫轩的头，“轩轩，可愿意叫我师父？”

南宫轩不明所以地望着季田，不太明白。也是，一个四岁多的孩子，不

明白叫了许久的师伯，为什么要改口叫师父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南宫楼异常坚决，“我明日便送轩轩上私塾，绝对不让他跟你习武！”

“我绝不让轩轩跟你一样，做百无一用的破书生！”季田满脸的嘲讽之色。

“我绝不让我的儿子跟你一样，野蛮，粗鲁！”

“相公，其实，我觉得轩轩学武也是不错的！”秋月抱着欣心，上前站到两个争吵得激烈的男人中间，“习武可以强身健体，没什么不好！灵山虽然远，但是男孩子不就是需要历练吗？”

“那……我宁愿花钱去请师父，也不要他教！”南宫楼坚持自己的立场，“谁知道，他带走了轩轩，会把他教成什么样！”

原来这爹爹是不放心轩轩被带走啊！可是，若他不走，每天被口水洗脸、摧残的可是欣心啊！欣心似乎听明白了大人们的对话，挂着晶莹泪水的小脸，露了个“无耻”的笑容后，扯着嗓子对南宫楼喊道：“爹——”

这脆生生的一句爹，把争吵着的三个人都惊住了！

南宫楼第一个回过神来，忙从秋月手里接过欣心，激动地叫着：“欣心，刚才喊爹爹了吗？”那神情，恨不得手舞足蹈。

欣心讨好地蹭了蹭南宫楼的脸颊，“吧”地亲了一口，“爹——爹——”

南宫楼一向都重女轻男，欣心的表现，让他乐得飞上天，抱着欣心在那儿逗着，“宝贝，欣心，真乖！”

这个女儿从出生便失音，一岁多了还是不哭不闹，急坏了他。可是这奇迹出现了啊！欣心才能出声便喊爹爹了，他能不乐吗！

欣心再一次露了个“无耻”的笑脸后，朝着季田招手，不停地招手要抱。

季田满脸得意地从南宫楼手里接过欣心，“欣心，要我抱！”

“爹——爹！”欣心再一次甜甜地叫出声。

季田的嘴张得能吞下鸡蛋，开心地把欣心扔了上去，“欣心，你叫我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欣心被扔了几下，怕得小脸有些变色。小孩子被这样抛，可是会吐的呀！

秋月夫人呆愣了好一会儿，都回不了神。

南宫楼的脸色“刷”地变白，抢过欣心，咬牙切齿地对着季田道：“你带着轩轩，明天就滚回灵山去！”

不能生欣心的气，她是小孩子，还不会认人，一定要把季田远远地踢开，免得欣心以后不认他这个爹爹。轩轩啊，先不管他了！男孩子就是需要历练的嘛！

在众人期盼的眼神中，欣心毫不吝啬地对发呆的秋月夫人张手，“娘——娘——”

没有南宫轩那噩梦般的口水和“粉条”的骚扰，欣心非常幸福地成长着，尤其在两岁补办的那场抓阄中，声名显赫！

京都的人都知道，逍遥侯家的欣心小姐，聪慧可人，堪称神童级别！

欣心望着一桌子的东西，女工、刺绣、宝石、书本、算盘、鞭子、剑、模型琴、画、笔，她趴在那堆小宝贝中间，拿起了一支笔、一本书，歪着头，在那儿傻笑。

南宫楼乐得合不拢嘴，看来欣心是想做个学者了！他乐颠乐颠地等着欣心爬出来。谁知道欣心扯着嗓子喊道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

南宫楼忙上前抱起欣心，亲了亲，“咱们的宝贝女儿要念书，做学者，爹爹真开心！”

“爹爹！这个送给你！”欣心扔下笔跟书，又爬下南宫楼的身子，再次爬到那堆宝贝中间，认真地挑了起来。

结果，南宫楼分到了笔跟书，秋月分到了刺绣跟鞭子，管家、丫鬟都依次分到了东西，最后剩下的琴，体积比较大，欣心便直接拿着布打包了！

于是一场抓阄，抓出了一个“神童”的称号。

南宫楼对这个神童女儿更是宠上了天，尤其在欣心三岁会念《三字经》，四岁能背诗、作诗，五岁已经下棋、画画都有模有样后，更是重点培养她。家里光她的师父，便不下十个！真的是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！

六岁的欣心，长得水灵灵的，在秋月夫人的精心打扮下，穿着水绿色的

袖衫，粉红色的罩裙，更像一个漂亮的陶瓷娃娃。今天是她六岁生日，府邸里来了很多的人，欣心受不了那么多的规矩，来个人，就把她当作标签似的推出去，喊声称呼，然后收个红包。在耍小性子骗过丫鬟后，她便偷偷地溜出了府。

这是欣心第一次真正一个人出门，感觉空气都是甜甜的，心情好得很！

欣心刚溜出后门，便跟另外一道身影撞上了，“呀！疼！”

“你走路不长眼睛呐？撞了人竟然还跑！”欣心怒了，一把拉住那个身影。

撞人就跑的是个穿着黄衫的小女孩，年纪也就六七岁，跟欣心差不多大，只是看着有些瘦弱。

“是你先撞我的！把我撞疼了！赔钱！”那小女孩看了看欣心华贵的衣服，反手拉住欣心的衣服，准备讹诈她。

“放手！”欣心有些狼狈地扯着小女孩的手。没想到，看着她挺瘦弱的，力气却不小。

“不放！”小女孩两只手都狠狠地拉住欣心的衣袖，“你撞疼我了，赔钱！”

“刺啦”一声，欣心的袖子被生生地拉成了两节，露出一节白嫩嫩的胳膊。欣心满脸涨得通红，这是娘今天才帮她换的新衫。这女娃娃撞了人不道歉，还这样不讲道理，实在是可恶，非得教训教训她不可。“赔我衣服！”

“不赔！”那小女孩满脸倔强，大有一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的无赖之态！

“可恶！”欣心决定以暴制暴，别怪她欺负小孩子，毕竟她这身子也才六岁，而且从小养尊处优的，并不占便宜。

“你竟然打我？”那小女孩满脸不可思议地指着欣心。

“你蛮不讲理，该得到教训！”欣心满脸正义地指责着那小女孩。看着她一只眼睛被她打得黑黑的，稍稍有些内疚。

“那我也不客气了！”那女孩子摆出了一副格斗的姿势，“我们决斗，

谁输了谁赔！”

这完全是没道理的决斗，不过欣心还是点头迎战了！

两个小孩子打架，能有什么看头？无非是踢、抓、咬之类，不过欣心却很激动，因为自己这回真正遇到对手了。

打了一会儿，双方都没占到便宜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欣心还心生了结交之意，便摆出暂停的姿势。两个女孩坐下来相聊甚欢，原来这个女孩叫吉吉。

吉吉的母亲是天朝都城最有名的妓院飘香阁过气了的花魁，除了遗传给吉吉漂亮的相貌外，在吉吉八岁时便撒手人寰了，于是吉吉成了孤儿。那之后，麻烦的事情开始接踵而来。老鸨对吉吉非常热心地进行了一系列培养，无非看重了吉吉出色的相貌，妄想把吉吉培养成摇钱树花魁。

但跟老鸨的培养计划相背道，吉吉总是做出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。

让吉吉学琴，很好，每次琴都会尸骨无存，看得老鸨那个痛心疾首！

让吉吉学画，很好，每次画汁乱溅，满墙、满屋子都是斑斑的污渍，惨不忍睹。

让吉吉看书，很好，每次都会因为“失手”，或者“无意”，把书本跟火折子遇到，然后火烧飘香小院的场景，不断地在老鸨的泪奔中华丽地上演。

在残酷的事实面前，老鸨不得不含泪放弃了培养吉吉的计划，低价把吉吉当作赔钱货卖给了指明要那丫头的逍遥侯府——南宫世家。于是，吉吉给欣心当了名义上的丫鬟。

在遇到吉吉后的岁月，更是让欣心感叹，生活多美好！

欣心在爹爹南宫楼的重点培养下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名义上的深闺大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平时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（爬窗、翻墙溜出门的事就不提了）！

何谓名义上的呢？因为事实上，季田师父暗地里还对她进行了魔鬼式的培养，欣心的功夫跟医术也算得上是顶尖的了，只是无奈没什么机会实习！所以，欣心也不知道，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

不过欣心随手就把中毒无解、等死的紫衣救活了。再有就是欣心一手带出来的吉吉，轻功能追得上堪称武林独步的神偷。那她这个大家闺秀半吊子师父，实力应该也不算差吧！

“哥哥啊，我想吃南街的包子！”欣心努力挤出一副非常渴望的模样，嘟着小嘴在那儿撒娇。虽然此时她已经十六岁了，装可爱似乎已经不太适合她了。

“南街似乎有些远，妹妹换别的吃成不？”南宫轩的剑眉微微拧了拧，口气异常温和，讨好地商量道。

欣心瞅着南宫轩清秀的俊脸，已完全褪去了胖嘟嘟的婴儿肥，轮廓清晰，五官俊朗分明，双眼跟爹爹南宫楼一般，带着暖暖的笑意。欣心深深地心底叹息了一声，这帅哥，要不是哥哥该多好，那样欣心就不会那么清楚地记恨着口水之仇，狡诈地处处想尽办法报复他、欺负他了！没办法，她就是小心眼儿，就是喜欢奴役哥哥。而南宫轩，好像挺享受为欣心鞍前马后，伺候着这个在家地位“千金”的宝贝妹妹。

南宫轩，在十六岁一人独挑了整个土匪山寨后，声名鹊起，江湖上人送他一个“逍遥剑客”之名。尤其是他长得俊俏秀气，风度翩翩，迷倒了不少大家闺秀，江湖侠女暗许芳心。不过，南宫轩二十岁后，便很少在江湖上露面了。原因无他，因为要保护他情窦初开的妹妹。这位欣心妹妹，虽然听闻爹爹的意思是养在深闺的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客人悄悄地造访。

比如，前天晚上，他才在欣心的非凡小楼打跑了与他齐名的另外一个号称“妙手书生”的神偷——苗煦；昨天晚上，南宫轩跟“游侠”独孤易，在欣心的非凡小楼屋顶，切磋了大半夜。当然，之前还有很多江湖上成名或无名之辈，跟他切磋过，原因都无一例外是悄悄地在夜深人静时，造访欣心的住所。

一个深闺小姐住的院子，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人物出现？瞧着他们熟门熟路的样子，应该不像是第一次造访了，这情况实在诡异！

“不嘛，人家就是想吃那边的包子嘛！”欣心这一次嗲得更厉害了，双眼挂上可怜兮兮的神色，“哥哥，你都不疼我！人家想吃个包子都不给人家买！哼！以后不要理你了！”

“妹妹！”

“连个包子都不给我买，我才不要做你的妹妹呢！”欣心说完跺了跺脚，便直接推开眼前的茶杯，站起身子，准备无视南宫轩直接离去。

“妹妹，别生气，我这就去！”南宫轩急切地拉住欣心，按着她的身子坐下，“哥哥很快就回来，欣心饿了就叫东西吃，但不许乱跑哦！”

面对南宫轩的告诫，欣心口是心非地点头，扮演乖巧的角色，“哥哥，你还不快去？人家都快饿死了啦！”

“吉吉，好好看着小姐，不许乱跑，不然回去有你好受的！”南宫轩对站立在一旁充当摆设的丫鬟严肃地吩咐完，便一个箭步起身离开。

那被点名的丫鬟，睡眼蒙眬地揉了揉眼，对着欣心竖起了大拇指。欣心终于再一次支走了南宫轩！

“哼！”欣心娇嗔地哼了哼，瞅着南宫轩走出了客然居便轻跃而起，嘴角挂上了一抹淡淡的微笑，奴役南宫轩的感觉，果然百试都爽。

“欣心，你越来越恶心了！”吉吉打了个哈欠，鄙视了一下欣心，便大大咧咧地在欣心对面坐下。这南宫轩在，吉吉可是老老实实在当了回称职的丫鬟，虽然闭着眼睛小寐了会儿，但是站半天还是很累人的，尤其对她这么一个夜里严重缺少睡眠的丫鬟而言。

“吉吉，你昨晚又去谁家观光了？”欣心拨了拨茶杯问得风轻云淡。

“嘿嘿，欣心，你真厉害！被南宫轩看得这么紧，都有办法半夜开溜！”吉吉谄媚地对欣心比画了个赞的手势，不着痕迹地准备带过这话题。她对欣心可是相当佩服的，比起欣心，她在丞相家的“到此一游”，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！

“少给我打马虎眼！”欣心满脸严正，朝着吉吉勾了勾食指，悠闲地威胁道：“吉吉哪，我是小姐，你最好坦白从宽。还有，赃物上缴，不然后果自负！”

“你也知道，自从你哥哥回来后，我们的行动就不自由了。飘香阁那没

有我坐镇，收入少了很多，心疼呐！”吉吉的脸色有些失去白花花银子的痛心疾首。

“这跟你半夜去人家屋顶上旅游，似乎没什么关系！”欣心不吃吉吉那套，也不想想多少年的交情了，竟然还跟她装。

飘香阁没有吉吉这神秘花魁坐镇，是少了些客源，但是在精明的，“爱财如命”的紫衣的打理下，想亏也亏不到哪里去！

“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坦白，我交代！”吉吉用眼角悄悄地扫了眼欣心，讨好地露了个笑脸，“昨天听说皇上又赐了房异邦美女给丞相，陪嫁颇厚。我情不自禁地就去参观了一下，长长见识嘛！”

“哦，参观呀？”欣心的语调与脸上的笑容，让吉吉心头直发毛。

吉吉“嘿嘿”地干笑了两声，陪了个灿烂的笑容，“你了解我的呀，我就喜欢稀奇的宝贝！参观看上了，就顺手带回家玩玩！”

“果然，习惯是可怕的事情！”欣心给了吉吉一个无可救药的眼神。

“兴趣爱好嘛！”吉吉理不直，气不壮地小声嘟囔了一句。

欣心喝了口茶鄙夷道：“吉吉，你说你，好好的花魁不做，正经的南宫二小姐不当，非跑去做贼，你脑子到底抽什么疯啊？”

“刺激，好玩嘛！”吉吉非常小声地辩解了一下，“欣心，我们在吃饭耶，你声音小点儿啦！”拜托，哪有人这样扯着嗓子喊人是贼的？会被打的，好不好！

“还以为你做贼就不怕被打了！”欣心转了转有些酸疼的脖子，“来，给我捏捏，不然我马上去告诉紫衣，你昨天去丞相家旅游了！”

“摸到什么宝贝了？”吉吉还没出声，一个清丽的声音就传来，紫衣的身形已经如影子般闪现在吉吉面前，手毫不客气地向上伸着，很标准的拿钱、宝贝东西上缴的动作。

“紫衣，你来得真巧！”吉吉赔了个笑，悄悄地往欣心身后躲过去。

“吉吉呐，我耐性可不好！是要在这大街上把你剥光了搜呢，还是你自己乖乖地拿出来？”紫衣的笑容绝对的温柔似水。

“紫衣，哪有你这么当守财奴的？”吉吉嘟囔着嘴，非常不情愿地从怀

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布袋，直直地朝着紫衣扔了过去，昨天丞相府的“旅游纪念品”就这样被没收了。

没办法，紫衣爱财如命，绝对做得出为了银子当街剥光她衣服的事。无奈，吉吉当初爱上逛人家屋顶后，只把逃生的轻功学得比较传神，其他花拳绣腿自然比不上杀手出身的紫衣了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宝贝没了，最多晚上再去丞相府逛逛。

“欣心呐！”紫衣拉开袋子瞧了几眼，便满意地收了起来，对着在那儿悠闲喝茶的欣心出声。

欣心慵懒地回了个怎么样的眼神，连话都懒得说，安心地享受着吉吉帮她按摩的舒适感。

“昨天都城的头号通缉犯，五色大淫虫是你抓的吧。”紫衣的语句是肯定的陈述。

“嗯，大概是吧！”欣心不明所以地望着紫衣，那千两赏银不是让人送到飘香阁了吗？莫非紫衣没收到银子？

“欣心，你也太狠了点吧！竟然叫他自己在脸上刻下：我是大淫虫！”吉吉马上忘了宝贝被紫衣搜刮的不快，满脸崇拜地对欣心道：“你是怎么得到的？”

“我只是给他闻了闻花香，他自己刻的！”欣心摆摆小手，很谦虚地说。

“闻了什么花香？”紫衣淡淡地接话。

“千里醉红尘！”欣心得意扬扬地抬着眼在那儿笑。

“哇！欣心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！”吉吉夸张地尖叫了起来。千里醉红尘，她可是亲眼看着欣心配置出来的，当然知道其恐怖之处！味道跟一般花香无异，但是闻到的人除了气血逆流外，浑身奇痒难耐，一定要不断地自残，直到精疲力竭为止。

“你明明可以手刃那淫虫，为什么要浪费千里醉红尘？”紫衣的话，让欣心一个激灵，脸上的得色之情慢慢地收了起来。“欣心，千里醉红尘配制的价格不菲，你真败家！”不出意料，下一秒紫衣就开始细数她的罪证了！“你可知道银子多么难赚？你可知道配制那千里醉红尘，要买多少材料，花费多

少银两，还要花多少人工、手续费用？还有……”

看着紫衣在那儿痛心疾首地指控，欣心仿佛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。她有些汗颜地低头认错，“衣衣，我错了！下次我一定不敢浪费千里醉红尘了！为了弥补这次错误，一会儿我把配制所花的银子给你送去！”明明是抓贼赚了赏银，到了紫衣手里，算盘一拨，欣心不但赏银如数上缴，还要倒贴银子。没错，这就是事实！紫衣的“爱财如命”，敛财的手段绝对让人心服口服地奉上白花花的银两，以至于常常让人忽略了她另外的杀手身份。

“这还差不多！一共是一百〇八两！”紫衣马上便喜笑颜开地抽出随身带着的算盘，拨弄了几下，便报出公道的价格。

“衣衣，上次我用，你好像是只收了五十八两的手工配制费。”欣心小心翼翼地说。这次为什么算到一百〇八两了？这摆明了是打劫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打劫！

紫衣斜睨了眼欣心，凉凉地开口说：“这世道，物价上涨，什么都在涨价，我当然得跟着时代潮流走，所以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。莫非你质疑我的理财能力？那行，我辞职！”

“衣衣，我哪敢质疑你的理财能力呀，辞什么职呀！我错了！一会儿便给你送一百五十两银子去！”欣心讨好地赔了个笑脸。紫衣的敛财能力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，有她管着飘香阁，白花花的银子，数到欣心手抽筋，欣心乐得清闲！

“记得把送钱小厮的小费提前给付了，我可没钱给！”紫衣丢下这句话，便一纵身，跃上屋檐，绝尘而去，速度可真不是吹的！

“真够财奴的！”吉吉不满地撇了撇嘴，眼尖地瞅见南宫轩正朝着酒楼走来，忙机警地站立到了欣心身后，很努力地继续扮演着称职的丫鬟，虽然她从来就没称职过。

欣心嘴角弯弯地挂着一抹淡笑，轻抿了口茶，低垂着眼睛，眉眼含春地望着南宫轩身后的那抹身影。她放下茶杯靠在窗台边，对着要跨进口口的南宫轩，甜腻腻地开口叫道：“哥，包子给我带来了吗？”

南宫轩朝欣心露了一个和煦如暖阳般的微笑，扬了扬手中热乎乎的包子，

宠溺地开口安抚道：“安心别急，哥哥马上就上来！”

那抹身影也略微好奇地抬头，往上看，瞅了眼半遮面的安心，便面无表情地抬脚跟着南宫轩进入了酒楼。就那么一瞬间，安心与他对视了那么一秒，她的心脏“扑通扑通”地乱跳。那是一个美得让安心一时之间找不到形容词的男人，俊美的犹如雕刻般的轮廓，精致搭配的五官，面如冠玉；斜耸的剑眉下有一双迷人的桃花眼，却带着一股疏离的淡漠；纤尘不染的白衣，衬托出他修长、健美的身材。他就是天朝第一美男——冷浩风，当朝殿试魁首、状元郎，安心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、未来夫婿人选！

安心瞬间被那美男给迷住了，双眼闪着动人的桃心。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他，但每次看到他，安心总会忍不住心跳加速。

“安心，口水擦擦！”吉吉很不给面子地把安心从幻想中拉了出来，配合情景地递上了条丝帕。

安心没好气地瞪了眼吉吉，朝她哼了一声，得意地扭着纤细的小腰，朝着楼梯那边迎了过去。敌不动，我动，冷浩风，今天你跑不了了！

南宫轩跟冷浩风站在楼梯口，并没有直接上楼，而是在不时地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两个人的风采都如此俊逸出尘，一个如暖阳般和煦，一个疏离淡漠如月光般清冷，相衬在一起，相互衬托出了彼此的俊美气质，阳光、清冷相映生辉。

安心等得有些不耐烦，便扭着小腰，笑吟吟地朝着冷浩风扬了扬眉，话却对着南宫轩说道：“哥，我下来了！”

南宫轩点了点头，“妹妹下楼小心着点儿！”

安心嘴角挂着淡淡的笑，眼角都笑得有些弯弯的，风情万种地走下了楼梯，心底适时地算计着步子，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脚底打滑，朝着冷浩风身上倒去，先来个亲密接触，吃点儿美男的嫩豆腐……

“啊！”安心窘得无地自容，手抓着地面画着圈圈，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给埋起来，怎么会那么丢脸？貌似，每次遇见冷浩风，安心完美的淑女形象都会大打折扣。就拿刚才来说吧！明明就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又配上安心精确地估算，冷浩风的嫩豆腐，她绝对能够华丽地吃到。可事实上，在

她倒向冷浩风的那会儿，竟然杀出了个店小二。欣心忙稳住身子，侧向另外一边，狼狈地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好巧不巧的，那店小二受到惊吓，手中托着的一盘酱肉，全部扣在了欣心身上。欣心无语地在心底诅咒了店小二无数次，任由那油腻腻的酱肉汤汁，顺着她俏丽的脸蛋滴落到衣衫上，头上还顶着几块肉，配着她欲哭无泪的神情，简直就让人忍不住想放声大笑。

吉吉在那儿抱着肚子狂笑，欣心无视她那惊天动地的笑声，恼怒地羞红了小脸，偷偷地瞄了瞄冷浩风，见他面无表情的俊脸上，似乎嘴角在微微地抽搐着，身子亦是有些轻微地颤动。

这形象实在伤欣心的心，小心脏拔凉拔凉的！

“妹妹，你怎么能如此不小心？”南宫轩心疼地上前搀扶起欣心，仔细地检查了一番，见欣心无大碍，才微微地松了口气，憋着笑，温柔地帮欣心摘去头顶上那几块煞风景的酱肉，又掏出帕子，温柔地帮欣心擦拭干净脸上那些酱汁，手指都有些微微颤抖，可见隐忍笑意是多么的艰难。

“哥，你想笑就笑吧！憋着很难受的！”欣心挂着一副绝对凄楚的神情对着南宫轩开口。

这下子南宫轩更加不敢开怀大笑了，忙挂上严正的神色，对冷浩风拱了拱手，“冷兄，我先带妹妹回家去梳洗，我们商量之事，改日登门造访再详谈！”

冷浩风面无表情地颌首示意，便飘然拂袖而去，自始至终，眼神都是默然地把欣心无视到了极点。

欣心心中灰溜溜地叹息道：他轻轻地走了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

“冷浩风，你冷，姑奶奶我热情似火，即使你是块冰，我也一定要融化了你！”欣心一脚踩着椅子，插着蛮腰，指天长骂，表完决心，便用手拼命地扇风，实在是烦躁得很。

吉吉仰卧在床上，打了个哈欠，慵懒地开口道：“欣心，注意点儿形象！照你这样，哪像大家闺秀，就一个泼妇骂街！”

“我在我的闺房里注意啥形象？”欣心一把拎开碍脚的长裙，粗鲁地提

着裙摆，“噎噎”地朝着吉吉那边跑去，一把拎起吉吉的耳朵，呵斥道：“到底你是小姐，还是我是小姐？你睡了我的床，竟然还说我形象有问题？”

吉吉快速地闪身解救出被欣心拧得微红的耳朵，谄媚地开口，“欣心，你看，你这身子，多么的漂亮，美丽动人呀，简直就是一笑倾城，二笑倾国，三笑倾国又倾城！所以可千万不能随意地破坏这幅美人图！淡定！”

“我能淡定得了吗我？”欣心撇了撇嘴坐到梳妆台前，略带哀怨地说：“冷浩风那浑蛋，眼睛是不是长在头顶上了？至于每次都无视我吗？虽然我没有你说的那样红颜祸水，但至少也算秀色可餐吧？”欣心望着铜镜里面的人影，娇美明艳的鹅蛋脸，面如凝脂，肤光如雪，双眼明亮，泛着盈盈秋水，唇若点樱，在两颊晕红的色泽下，微微浅笑，便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。怎么看怎么漂亮！

“欣心，你说冷浩风无视你这么一个大美女，会不会是心理有什么问题？”吉吉八卦地凑了过来。

“心理有问题？”欣心的脸色严正了起来，“有啥问题？恐女症？”

“恐女症貌似没有吧！”吉吉有些不确定地挠了挠头，“至少，每次冷浩风看到我，没有显示出惧意呀？”

“嗯？”欣心不爽地挑眉，“吉吉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极品花魁，所以冷浩风也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？”

“切！我闻到啥味道了？好酸呐！”吉吉顺手敲了敲欣心的脑袋，“好像冷浩风只有对你才会无视！”

“不是吧？为什么呀？”欣心急了。这美男她都垂涎多少年了！偏偏他对别人都好，就对她，不仅冷冰冰的，而且是直接无视！

“我咋知道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看上那美男的？”吉吉戳了戳欣心，“这么多年，就见你最近春心萌动，思念得厉害呀！”

“小时候他就被我看上了！”欣心撇了撇嘴，“若不是师父那魔鬼式训练，我早顶着大家闺秀的帽子，正大光明地去追求了！”唉，多少年美好时光就这般蹉跎了！若不是上次巧遇，欣心大概忘记这么一号人物了！万幸的是，冷浩风没有婚配，也没有啥红粉知己。欣心信心满满地扬着嘴角，冷浩风注定是她的囊中之物。

“多小的时候？”吉吉满脸八卦。

“就那次，你火烧飘香阁那次，我第一次见到冷浩风这小子，就心动了！”

“不是吧？你老牛啃嫩草啊？那会儿冷浩风也不过八岁，你就垂涎上了？”吉吉的话刚说完，便被欣心一阵猛抽。

“不抽你不行呀！姐姐，那会我才六岁好吧？”

“欣心，说说看，你跟那冷浩风怎么认识的？”

欣心托着腮，指了指肩膀，吉吉忙识相地上前给欣心揉捏。欣心给吉吉讲起了那段邂逅冷浩风的往事。

那日，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四周的空气都散发着暖暖的春意。

南宫老爹兴奋地拽着欣心的手，说道：“宝贝乖女儿呀，爹爹一会儿带你去见个伯伯！”

欣心望着满脸兴奋的南宫老爹，实在不明白，见他的什么朋友，需要如此兴奋。不过欣心还是很配合地装作兴奋，拍了拍小手，跺了跺脚，把头点得如小鸡捣米似的。

“南宫老兄，听闻令千金诸多事迹，实在好奇得紧，我就贸然过来了啊！”爽朗的笑声，从一个白衣男子口中发出。

欣心好奇地打量着他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俊朗的外貌，醒目的剑眉星眼，举手投足间露出非凡的气质，看上去，年轻那会肯定是祸水级的美男人物。现在虽然略带年老色衰的嫌疑，但魅力仍杀伤力十足，至少欣心这个小色女，就欣赏得津津有味。

“伯伯好！”欣心乖巧地凑上前，甜腻腻地对着那男子叫道，热切地上前抱着他的腿——没办法小孩子身高不够！

那一声伯伯，以及欣心主动热情的拥抱，深得那白衣男子的心。他宠爱地抱起了欣心，转过身对欣心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儿子，冷浩风！”

一声清冷的童音，淡漠地传了出来，“我叫冷浩风！”

欣心对小孩子没啥兴趣，尤其现在正是美色当前，虽然冷伯伯的年纪稍微大了那么点儿，不过看在欣心眼里，却是男人一枝花的大好时光！

欣心在那冷伯伯怀里蹭了蹭，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，还没有进一步亲吻、吃豆腐，便被南宫老爹给伸手抱了回去，“欣心，你跟浩风哥哥去玩，我跟你冷伯伯有事商量呢！”

欣心这才慵懒地把视线对上了那冷浩风，一看，就差口水直流三千尺了。我的那个神呐！小心脏“怦怦”地直跳！这小子长大了，一定是倾国倾城的祸水！

冷浩风五官已经颇有那冷老爷的轮廓，唇红齿白，眉目清秀，肌肤如雪，白净的脸颊粉粉嫩嫩的，仿佛可以掐出水来；身子颇长，显得略微有些瘦弱，但并不妨碍他整体的美色可餐！

欣心忙挣扎着从南宫老爹怀里下来，一个箭步蹿到了冷浩风面前，咧着嘴笑了笑，“浩风哥哥好，我叫欣心，今年六岁了！我能不能跟你做朋友？”

冷浩风茫然地看着欣心，谨慎地瞅了瞅他老爹，紧抿着唇，不发一语！

“浩风哥哥！”欣心发嗲，上前抓着冷浩风的胳膊，讨好地说：“浩风哥哥，你陪欣心玩好不好？”

“浩风，你就跟欣心去玩吧！”冷老爷乐呵呵地摸了摸欣心扎着两个通天炮的头，朝着冷浩风吩咐，“可不许怠慢了欣心妹妹！好好地照顾着！”

“是！”冷浩风绷着脸应承了下来，跟欣心走向了另一边的假山。

欣心目不转睛地盯着冷浩风瞧，越看越觉得他秀气。一个男孩子再怎么漂亮，怎么会有如此阴柔的貌美？莫不是从小女扮男装？欣心的疑惑一旦产生，便犹如十万个为什么一般在脑海中联想了一系列的情境，比如，他为什么女扮男装？言情小说中所能看到、想到的情节，在欣心的脑海中一一浮现。

冷浩风被欣心瞅得实在有些不自在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口，“欣心妹妹，你干吗这样盯着我？”

冷浩风没有发育的童音，更让欣心对他的性别产生了好奇，越来越觉得他是女生的可疑性较大，要不然哪有男生长得比她还漂亮？

“浩风，你到底是哥哥还是姐姐？”

冷浩风被欣心这么一问，傻眼了，犹豫了会儿，才讷讷地回答：“我当然是哥哥！”

“你回答的犹豫、不果断，摆明了有问题！”欣心微眯起了眼，满脸写着冷浩风在说谎。

“我是男的！”冷浩风非常认真地解释。

“单从外表上看，你可男可女！”欣心说的更有理，“所以，你的外表没办法让我相信你是男的，是哥哥！”

“啊？那你怎么才能相信？”冷浩风较真地问。

欣心大眼骨碌碌地转了个圈，挂着抹笑意，“要不，你把裤子脱了，我检查一下，就能确认你是男是女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冷浩风惊呆了。

“没什么呀，脱裤子，快点儿！”欣心急切地催促，“我发誓，我不会乱看、乱摸，我只是小小地瞄一眼，确认你是男是女就行了！”

“不……要！”冷浩风故作沉稳的神态顷刻间崩溃，被吓得不清。

“干吗不要？”欣心的眉眼挑了挑，“不管你要不要，今天都必须给我检查一下。你是自己脱，还是要我帮你脱？”

冷浩风护着身子缓缓地往后退，看着欣心的桃花眼写满了不可置信。

欣心堵住了他的去路，悄悄地点了冷浩风的穴道。刚学的点穴，欣心点错了两次，终于第三次胡乱出手时，冷浩风可怜兮兮地就被欣心点得弹不得了。她稚嫩的脸蛋上挂了一抹得意的笑容，心里暗自为即将揭开冷浩风女扮男装的事实而窃喜不已，随手快速地帮他脱去裤子，两眼的视线往下一扫，忍不住哇的一声尖叫：“你真的是男的！怎么可能？！”

冷浩风眨着委屈的桃花眼，控诉着欣心的罪情。拜托，他本来就是男的好不好？

欣心有些不好意思地转过脸，这冷浩风的小弟弟被她看光了，他会不会赖上她，来个以身相许什么的？那样最好了，随便就能拐个这么漂亮的小美男相公，欣心想到这，便想来个定情的狼吻，亲亲先。无奈八岁的冷浩风，比小巧玲珑的六岁小女娃欣心高出了那么一大截，她亲不到！

冷浩风莫名其妙地看着在那儿小跳的欣心，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就动弹不得了。